

十年前,出差去某省某市,当地派个科长负责接待。科长似不善言谈,我们也只能谨慎一些。午餐时,科长点了一瓶酒,见我们不会喝,稍稍犹豫了一下,也不强求,独酌,三五杯下肚,话就多起来了,我们也松了一口气,知道没被冷落。科长说,老婆是个大夫,不让他喝酒,可是为了工作,不喝又不行,难啊。一边喝,一面让我们看他的手指和手臂:所有的关节都有疙瘩凸起,这是严重痛风导致的。我们惊呆了:你都弄成这个样子了干嘛还要喝呢?不要命了吗?“工作嘛,为公家嘛!”他若无其事地一杯接一杯。我们劝他不必这样,因为如果他不喝酒,我们反而能早点休息;他这样没完没了地喝,一餐饭的时间就长多了,会耽误我们要办的事。晚餐,他又要了一瓶酒,我们劝他注意健康,无论如何别喝了,他说:“我是想少喝一点,可是我的司机要喝酒的啊!”我们闻言大惊。那个司机竟然老脸皮厚的,喝了半瓶,大模大样地拎着剩下的半瓶,捎上科长

走了!我们无话可说,司机也嗜酒,太不可思议了,但在人家的地界上,不能翻脸。后来我再也不愿去那个市,无论他们如何“需要对口支援”。至今一提起那个市,我就会惦记:科长和他的司机还平安么?

在某县参加活动,晚餐时一正五副六个局

喝了酒,话就顺溜了

吴非

长陪客,客人都说“简单点!简单点”,主人说:“本单位招待所,不是饭店,没关系的;大米是哪儿产的我不敢说,猪羊肉,鸡鸭鱼,都是我们局‘基地’产的,蔬菜是基地田里拔的,也算展示展示成果!”于是先后“展示”了二十多道菜,喝了很多酒——酒是不是可以“私酿”,没敢问。我例不能饮,也见不得土豪山寨式的吃法,局促不安。身边一副局长,忠厚木讷,坐在那

里,听局长依例侃侃而谈本地风土,一言不发;我看他尴尬,主动搭腔,发现他说话结巴,明显有语言障碍。奇怪,这个人怎么会在文教系统当上副局长的?

一会儿,局长说累了,开始劝酒,副局长的强项终于显出。他竭力劝我喝一点,告诉我,喝一点酒对身体有好处,你就不喝酒才生了毛病的呀;于是我只好舔一口,他则痛快地喝一杯。一会儿,他站起来,拿了一个酒瓶,绕桌一圈,依次客套并敬酒;待他逆时针回来,手上拿着的已经是另一瓶酒了。他的表情变得生动了,话多起来了,而且非常顺溜,像刮风一样;他眼睛发亮,不停地说话,喋喋不休地重复局长刚说过的风土人情,手舞足蹈,有关本地文化建设的各种数字一串串地从嘴里吐出,带着酒气,也不知真假。

我似乎有些觉悟:静若呆子,醉若才子,他可能正是在这种状态下被上司考察到的!



这是一次奇特的阅读体验。将童年阅读时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短篇小说,几十年后再重读,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的感觉呢?我认为,经得起重读的作品才是优秀的,才有可能持久地被人们记忆并流传下去。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每次重读,你都会有新的发现。

我指的是小说,峻青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黎明的河边》。因为要参加“峻青先生创作70周年座谈会”,我萌发了重读这篇小说的想法。家中书柜中没有这本小说集,先想到图书馆去借,后听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了他的全集,就直接找出版社要了。

说句真实的内心话,我是非常担心重读会破坏童年阅读时的美好感觉的。这样的例子多次发生过,中学时读柳青的《创业史》和读大学时重读这部曾被称为“史诗性的优秀作品”,感觉完全不同。

童年读《黎明的河边》,发生在黎明淮河边的故事是那么“扑朔迷离”、“惊心动魄”,阅读时紧张得几乎憋不过气来。虽然几十年后难以复述其中的具体情节,但这样一种感觉始终粘着在脑幕上。近日重读时,我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感觉和理解。“悬念”和“紧张感”没有了。这篇小说其实讲的是战争年代发生在淮河边的一个悲壮而惨烈的感人故事——淮河边一家普通百姓,为了掩护“我”和另一位

重读峻青《黎明的河边》

陈敬耕

武工队负责人过河而悲壮牺牲的场景……且不论小说的语言是如何质朴洗练,且不说故事情节是如何地曲折惊险,且不说作品对淮河边平原夜色和雷暴雨天气的描述是如何地情景交融——这些深得中国古典文学神韵的元素,是构成这部作品仍然吸引我一口气读完的优秀品质。但作品更促使我思考的一个巨大问号是——撇开任何“敌我”等政治性的概念——为什么在那个特殊的夜晚或那个年代,一部分人在危难时刻愿意为另一部分人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血肉相连的人际关系?在今天这样一种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时尚理念裹挟的风潮下,我们还有无重建这样一种血肉相连的人际关系的可能?写出这样作品的峻青先生,又向我们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境界?

前不久,我和田永昌先生到华东医院探望峻青先生时,他一边吸着氧气,一边对我们说他想写一系列“感恩文章”,他要“感恩”那些在战争年代曾掩护他、帮助他的山东父老乡亲们;他要“感恩”在“文革”中经受磨难时,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给予他帮助和精神支撑的友人们;他要“感恩”在那个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岁月里,给他带来创作灵感和激情的乡亲、战友们……他越说越激动,为了不影响到他健康,我们不得不打断他的诉说。一位年逾九十的老人,心中一直怀着一种对生活、对土地、对故土的感恩之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

我一直认为,作家的文学才华或有先天无法改变的高低,但不断地进行自我人格修炼,是人人可以践而行之的;虽然人与文常常不能划等号,但文学史上那些大家们无疑都是人格的高峰。从中外文学史上,我们不乏看到一些“魔鬼式”的天才作家,但我们不会看到“魔鬼式”的伟大作家。今天我们向峻青先生创作70年致敬,更为重要的是要思索,我们能否从峻青先生的创作经历以及重读他的作品中,探寻提升当代文学品质的路径?从他人的人格境界中又能吸取到什么样的精神资源?

峻青先生是唯一健在的《文学报》的创始人之一,谨以此小文向这位文学前辈表示我诚挚的敬意!



书法 李俊

后印象派画家高更曾在《塔希提人生活》的绘画中追问自己:我们来自何处?我们是谁?我们来到哪里?当这几句如洪钟般的话语,从无锡灵山梵宫那超大银幕映射出浩瀚苍穹画面中传来时,我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

去年,走进灵山,最叹为观止的是88米高的灵山大佛和宏大辉煌的梵宫。仰望大佛,看着游客汗流浃背如蚂蚁般,沿着石阶一步步向上爬行,不由得感叹人的渺小。站在梵宫宽阔恢宏的厅堂,又让我看到另一种超越古今的旷世之美,佛教文化

灵山遐思

陈德平

艺术和中西文化建筑、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交相辉映。面对金碧耀眼的高大廊柱和大跨度的梁柱以及四周流光溢彩的各种艺术巨制,强烈的视角冲击扑面而来;抬头望去,高耸的穹顶上蓝色的天字星光灿烂,渐渐被一种高远而空灵、神圣而庄严的气息和氛围所浸染,让人感到天地交融,世界的宏伟和人的平凡在这里被映衬得无比鲜明。

释迦牟尼说过,要使一滴水不干涸,就把它放到大海去。怎样珍惜生命,让短暂的人生获得意义?如何使人生活出精彩,绽放出美丽的火花?正是生命的短暂才使生命有了无与伦比的价值。这让我们最终感到,人活着除了自身之外,还应有其他东西的牵挂。与其终日醉生梦死、碌碌无为、得过且过,不如投身于社会,奉献于社会,融入到为大众谋利益的事业中,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添砖加瓦。唯有保持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清醒,怀抱希望,不放弃人生的追求,不断进取,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可能在人生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那些燃烧着的人生,才有崇高的价值。”尽管燃烧的生命有价短暂,正如黑格尔所言:“转瞬即逝的玫瑰并不逊于万古长存的山岭。”

癸巳感事二章

吴家龙

花甲轮回蛇接马,菁英新政业辉煌。四风殿鉴洁身硬,八项戒奢廉吏彰。物阜民丰银满钵,春勤秋熟穀盈仓。喜看历届三中全会,犹似明灯引领航。

雁荡路在法租界时期,名华龙路,是一条不足两公里的小路。它一头通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头通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的正门。法国公园是在原顾家宅花园基础上改建的。在华龙路东侧有一条小弄,就叫顾家弄,看来这一带土地,原先属顾家所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法国公园游人不多,但每年7月14日法国国庆,租界当局要在园内举行游园会等庆祝活动。白天园内搭建小火车房,并有各种游艺活动,晚上则有提灯会、放焰火等,吸引众多游人。华龙路也就热闹起来,进出公园的游人络绎不绝,各种小贩便在路的两旁设摊兜揽生意。再有在民间习俗的神道生日,或逢夏天长期干旱举行庙会或求雨仪式之后,有“出会”的队伍往往穿行过华龙路,以公园正门为终点。出会时,敲锣打鼓,抬着神像,还有高跷、抬阁、臂灯臂香等,浩浩荡荡,犹如今天的游行队伍,吸引了许多路人和居民夹道观看,一时十分热闹,不过庙会队伍一过,人们散去,也就重归平静了。

雁荡路往昔

吴宗锡

在华龙路上,有一家私立的华龙小学,是由三幢里弄住房改建的。在当时,可说颇具规模(后改名为雁荡路小学),附近一带的学龄儿童都来这里上学,也出了一些人才。在我这样的年龄段,就有著名音乐理论家叶纯之(毓椿),画家沈迈士的两个儿子,沪剧编导蓝流和他的弟弟沈宗洪。据蓝流说,他弟弟于抗战时投奔新四军,后来成了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其他成才的学生想必还有不少。



雁荡路上有两三条里弄,都是三层楼房。在路口的永业大楼建成之前,在环龙路(今南昌路)转角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楼房,可算是一幢高层建筑了。在路上远远望去,可以望见楼墙高处“职教社”蓝色的社标。职教社内还有附设的职业

碌碌无为、得过且过,不如投身于社会,奉献于社会,融入到为大众谋利益的事业中,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添砖加瓦。唯有保持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清醒,怀抱希望,不放弃人生的追求,不断进取,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可能在人生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那些燃烧着的人生,才有崇高的价值。”尽管燃烧的生命有价短暂,正如黑格尔所言:“转瞬即逝的玫瑰并不逊于万古长存的山岭。”

出版社书友多次希望我将十年前的旧作《摩登上海》加以重新整理、扩充内容,并配以彩图出增订版。几年来,我也虽有此想法,但我素来慵懒,一直未能进入状态。当年《摩登上海》共收录上海开埠以来的趣闻轶事笔记计103篇,感谢完颜绍元兄的辛勤劳作,千方百计地不知从何处觅来与文字相匹配的、精彩的旧上海漫画、照片200多幅,使拙书增色千万。十年来,我受到了多方前辈、友人的鼓励,有好几位上海文化界的老人还提笔为拙书中的多篇内容给我来信,依据他们的回忆补充细节,由于是他们的亲历,就显得十分的珍贵。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上海史专家熊月之先生还专门在《夜光杯》上自发投文《上海摩登的另一种解读》褒奖一番,令我感动与汗颜。

从去年冬季开始,我着手以旧作为基础,打算继续补下去,能写多少算多少,先不作出版打算,算是自我充实,自娱自乐。于是,我以阅读熊月之主编的15卷《上海通史》为蓝本,计划系统地浏览数十卷《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上海研究资料丛书》及民国笔记、回

洋泾浜姓“杨”及其他

余之

忆录等,史海钩沉,淘金揽银,其乐融融,颇有感慨:从1843年上海开埠至今的170年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洋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浩如烟海,千奇百怪的社会形态层出不穷,这众多史料不仅可作上海史的补充,而且作为民俗文化,读来也令人兴趣盎然。例如,以我的孤陋寡闻,我以前只知道“洋泾浜”,但从没听说过在“洋泾浜”之前,它却是姓“杨”,叫“杨泾浜”。上海开埠后,上海道官慕久将先后与英国人谈判的租地条款编成了一个系统的文本,叫《上海土地章程》。据“章程弁言”记载:“查照条约,就上海地势民情,前经议定杨泾浜以北、李家厂以南地基,租给英商建房居住……”章程第12条规定:“商人租地并在界内租房,自杨泾浜以北,应行公众修补桥梁,修建街道,添点路灯,添置水龙头,种树护路,开沟放水,雇募更夫,其各项费用,由各租户呈请领事官劝令会集公同商捐。”章程第16条规

定:“杨泾浜以北界内,准各租户公建市房一处,以便华民挑运日用物件在此市面上卖。”(引文见《上海通史》,《通史》转引自《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1期)

“洋泾浜”为什么姓“杨”?“杨泾浜”的历史渊源有多长?又何时改姓“洋”的?这条由外滩一直延伸至今天西藏路的河滨周边,会不会是由“杨”姓族群聚居?查遍现代电脑中的“维基百科”“百度”,遍见“洋泾浜”,独无“杨泾浜”。“杨泾浜”会不会如同上海众多的地方命名“陆家浜”“赵家嘴”“陆家嘴”等等,真是杨姓集聚地?无奈之下,只得电询“熊(月之)专家”。我把我的疑惑告知他。他说:“有这个可能。”我说:“凭我浅显阅历,无能力揭秘了。”他马上热情地说:“我帮你查查当时的上海地图,能查到的。”借此,我相信:此“杨”谜之揭指日可待了。

类似的旧上海史轶闻,白纸黑字,遍书皆是,真是俯拾皆是,给我带来无穷乐趣。

十日谈

书的故事

融入上海,从阅读上海开始,请读明日日本栏。

